

目 录

(一)

“鑼鼓”声来自何方?	文匯報社論	1
是为了繁荣电影事業嗎?	吳紹偉	6
上影之“火”	續 磊 叶世濤	11
清算“电影討論”罪行		
电影工作者圍剿鍾惦棐		18
电影的鑼鼓	文艺報評論員	23
为了前进	朱煮竹	29
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	文匯報短評	35
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		36

(二)

“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說明了什么?	郑 远	39
提意見乎? 貼封條乎?	燕掠水	44
报纸就应当这样干下去	文匯報社論	48
尊重新聞記者	文匯報社論	51
談苦經	彭子岡的原稿	54
新聞記者的苦悶		58
首都記者举行座談，要求各界尊重新聞工作		60
各地新聞界紛紛要求改善記者工作条件		61

各地記者繼續揭發無理干涉实例	
建議迅速改善工作条件	63
对人民日报編者按的意見	田 园 64
報紙应当这样干下去嗎?	許君远 67
“牆”是能够拆掉的	徐鑄成 74

(三)

从“北大民主牆”报道中得到的

沉痛教訓	文匯報社論 79
抗議文匯報歪曲真象，到处点火	北京大学学生会 82
“北大民主牆”报道掀起一陣歪風	85
北京大学“民主牆”	刘光华 90
發动群众帮助党整風，北大师生思想活躍	94

(四)

我們的抗議和質問	中国人民大学四千多学生 97
我們抗議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惡意攻撃	
	中国人民大学四千多学生102
我們再次向文匯報提出抗議	
	中国人民大学四千多学生105
駁文匯報对中国人民大学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污蔑	
…中国人民大学馬列主义研究班铁广庆等379人	108
人民大学整風还未推开	113
教師批評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	117

(五)

- 絕不容許篡改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罗 薩120
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問題的講話……文匯報評論員131

(六)

- “草木篇”批判……………沙 鷗142
从“草木篇”的錯誤报道吸取教訓…………文匯報社論153
四川文艺界对文匯報的批評……………157
流沙河談“草木篇”……………范 琇160
草木篇……………流沙河168

(七)

- 在要求开放禁戏的幌子下喧众取寵……………丁敏歐170
社論“为剧目的‘大放手’欢呼”

- 怪論連篇，流毒剧壇……………梅 堤174
关于“十五貫”执笔者問題…………文匯報編輯部175
为剧目的“大放手”欢呼…………文匯報社論178
揭开封条……………謝蔚明182
筱翠花这几年……………謝蔚明186
昆曲“十五貫”的整理执笔者究竟是誰? ……陈 靜190

(八)

- 对“上海京剧院为什么問題这样多?”

- 一篇报道的意見……………刘厚生194
上海京剧院为什么問題这样多……………199

(九)

向中小城市放火的一个恶劣例子	何 青	208
范琰公然捏造新聞		214
范琰危言聳听惟恐天下不亂	解子宜等四人	217
陸續在江苏文艺界制造矛盾	洪澤湖	221
一条造謠惑众的專電	“电影技术”杂志編輯部	227
替教師撐腰	文匯報社論	231
把放鳴的重点放到基層去	王造時	233
爭鳴光芒尚未射到自貢市		238
中小学教師初談党群关系		241
中等教育也要鳴放	戎松茂	245
“朕即党”对嗎?	景克寧 沈浩明	249
東風傳春訊 人心思放鳴		252
浙江省領導仍未揭开蓋子		258
上海衛生部門牆溝縱橫		261
成都某些高校領導束手束腳，教授們想放未放		263
經濟學界開始爭鳴		265
教育部以命令主義推行教條主義		268
牆高溝深還隔山		272
衛生部工作缺点頗多		274
“电影技术”編輯投書本报，揭發电影局制止爭鳴		276

(十)

批判文匯報的兩篇社論	陳鳴樹	279
奇怪的邏輯	戈力文	283

“党员同志也有苦衷”是一支反党的毒箭! …王皓等	285
五月三日“北京書簡”挑撥党与 知識分子关系	茂林290
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是貫徹知識分子 政策的关键問題	罗隆基292
多听不同的意見	文匯報社論295
心心相印 無話不談	文匯報社論298
解冻	黃裳301
高教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上海科学界 提出尖銳批評	307
“碗盖揭开了，为什么还不往外跳?”	楊重野311
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王恒守317
我看党群关系	張孟聞323
北京書簡	姚芳藻329
党员同志也有苦衷!	張煥然333
牆是怎样形成的	許杰335
乍暖还寒晴复雨	容正昌 張煦棠340
拆“牆”記	呂德潤347

(十一)

絕不允許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复辟	胡繩355
籌設社会学工作委員会	365
社会学政治学需要發展	366
社会学与人口問題研究	刘光华368
“一下給拽了出来，也就不好 再鑽回去了!”	刘光华373

也为社会学說几句話 言心哲 379

(十二)

党和自然科学家难道是联盟的关系嗎?	刘建遂 387
讓科学的馬兒奔向何方?	黃德剛 389
党与自然科学	叶 岗 391
科学、政治、自由	叶 岗 396

(十三)

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問題	郑华熾 402
許多学者主張民主办校	407
民主办校可發揮教授積極性	410

(十四)

作家对“笔会”的批評和期望	靳 以等 412
向“笔会”抒所感	王知伊 423
人民的干部不容誣蔑	文匯報社論 429
辟“才与德”	阿 木 433
一点补充	姚文元 436
推的作用	唐 弼 443
也釋“落后分子”	哈 华 445
鴨子和社会主义、历史文物和迷信、 猪和徐錫麟	胡明树 450
从批評的冷与热，談到鴨子，文物，猪	盧 弓 453
略論盧弓先生的三道杂文禁令	洛 雨 459
从鴨子、文物、猪想到杂文的諷刺	陈秉章 461

委婉的扼杀	唐振常	464
一点“論据”	梅 阡	466
諷刺与推論的“灾难”	雁 序	469
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	胡明树	472
从一篇杂文談到諷刺(外一篇)	宋云彬	475
杂文决不是棍子	唐 疊	480
再談批評的冷与热	盧 弓	483
步步設防	若 望	488
釋“落后分子”	若 望	493
才与德	施蟄存	497
走上了宣传會議講台的人	馬国亮	500
“亲爱的先生”之風波	潘际炯	505
为什么朋友“愈少愈好”？	魯法聰	506
“橘逾淮而为枳”嗎？	易 飞	508
群言堂		
“条件反射”	信	509
“事后諸葛亮”	文	510
請“护牆將軍”倒戈	練	511
文章沒有倒做	沙 古	512
这样的党支部办公室	昭 和	513
放下“婆婆”架子	單云鵬	514

(九)

向中小城市放火的一个恶劣例子

“爭鳴光芒尚未射到自貢市”通訊用意惡毒

文匯報已決心從資產階級的方向扭轉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了！看到文匯報職工舉行大會揭發范琰到處點火向黨猖狂進攻的大量事實，但其中却沒有揭發他訪問自貢市文聯副主席張宇高的報道（編者按：這篇報道刊5月11日本報）。這一報道的用意很惡毒，是想把它作為向全國中小城市黨組織進攻的一把火。張宇高曾洋洋自得地說：

“文匯報記者訪問我的談話。在范琰看來，自貢市的情況在全國中小城市有典型意義，能夠代表一般中小城市的情況。”而且，就你們版面上刊出的地位來看，對它也是很重視的。因此，我作為自貢市文聯的執行委員，來揭發這一事實，想來對於范琰改正錯誤、對於你們檢查工作都不會是無益的。

右派分子張宇高和文匯報記者范琰談話的報道，在你報刊出時的題目是：“爭鳴光芒尚未射到自貢市，文聯副主席張宇高對市領導三怕四惧提出批評”。這一談話，不是什麼批評，這是對中共自貢市委的進攻，這是對中等城市點的一把火，這一報道，不是事實，也不是一般的“客里空”，而是惡意的誣蔑。我對此堅決抗議；並進行揭

發，讓人們根據事實來作結論。

“沉寂和怕”的真相

這一報道有三個小標題：“沉寂和怕？”“問題在那裏？”“怎麼辦？”說得清楚一些，就是這樣的三部曲：事實的根據；分析的原因；提出的意見。可見，“沉寂和怕”是作為後二部分的事實根據的，但這些事實是歪曲甚至捏造的。報道說：“在這裡的文藝界里，不僅是異常的沉寂，而且在沉寂中還含有‘怕放’的成分。很多人在會上或幹部面前，唯唯否否。一走進茶館，面對二三知己時却滔滔不絕”。謊言抹殺不了事實。在自貢這一中等城市里，文聯辦有內部刊物“釜溪”，新自貢報有“自貢文藝”副刊，這都是市里業餘作者鳴放的園地，甚至像文聯召開討論“草木篇”的歷次座談會上，有四、五人始終公開支持“草木篇”，並进而攻擊批評“草木篇”的人為教條主義者、庸俗社會學……等。這難道是“異常沉寂”和“怕放”嗎？報道中接着說：“一走進茶館，面對二三知己時却滔滔不絕”。這倒不假，但不能說是“很多人”，僅只是張宇高和石天河之流“二三”右派分子而已。那是他們做賊心虛，自己偷偷摸摸，能怪誰呢？何況張宇高在省委宣傳工作會議、市委宣傳工作會議、文藝座談會上都大放其反黨言論，這難道還能說是“怕放”嗎？恐怕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實行如此廣泛而充分的民主吧？但在張宇高看來，竟是如此的“沉寂”可怕。張宇高的看法似乎是有充分根據的。如報道中說：過去有許多具體事例教會人們不能不謹慎發言，免得“挨整”。但僅舉的兩個例

子，也站不住脚。最好还是听听李加建本人的抗議：“我根本沒有受过什么‘很大責難’，也無从說起什么‘晝夜不安’，晚上睡不着倒是事实，但那是失眠的老毛病。可是为什么把我形容得处在四面楚歌、水深火热之中？我表示抗議。并声明我不是青年詩人，別以捧的手法拉攏我；引用我說的抒情詩的特点也是曲解了原意的。”另外一例是市干部文化学校李远弟所謂写了支持“草木篇”的文章，結果所在單位“馬上把他当作批判的重点”（張宇高告訴了石天河，后流沙河把这作为什么“連坐法”的例証，在你报也登过）。謊言改不了事实，个人的歪曲騙不了群众雪亮的眼睛。那末看看事实，听听該校教师薛啓农等八人的憤慨揭發吧！他們揭發出：李远弟受到批評，是由于他一貫的錯誤言行，而根本不是因为支持“草木篇”的关系。用李自己的話說：“我有严重的名利思想，以致工作消极，对党不满。”他口口声声說自己是“四十塊錢的干部只能干四十塊錢的事，別人是按劳付酬，自己是按酬付劳。”甚至公开宣揚“为人民幣服务是真的，为人民服务是假話，誰說要錢是虛偽；嘴里說不要，心里是要的；不信叫他把錢給我，看他干不干？”他不接受工作任务，或是敷衍了事，而經常在工作时间进行所謂“業余創作”，破坏工作秩序，影响同志們的工作。有人提出意見，他就罵：“害了吃惊病”、“一股臭味”、“吹牛拍馬”、“幼稚無知”、“混蛋”……，謾罵领导和同志，已成了李远弟的習慣，并且日趋严重。不少同志曾屡次用書面或是口头請求文教局支部和学校领导解决他的思想問題。学校领导对他进行批評教育全屬必要，因此也是正确的。

問題在于党领导

“問題在哪里？”張宇高分析原因的結果，是“我感到在我們那里好像有些道理講不清楚似的。沒有共同語言。”張宇高所指的“沒有共同語言”是什么呢？根据張宇高后来在市委宣傳工作會議和文艺座談會上所說是這樣的：“文学艺术非常复杂，如你不懂，就要开黃腔、來領導就要犯錯誤”。意思很明确，不懂就不能領導。也就無怪乎一直想擺脫党的领导了。他对市委的领导采取应付以致不理睬的态度，却反而說是“这就不能不使群众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把自己扮作知書达理的秀才，而把市委說成是蛮不講理的蔣匪軍之流。这就是張宇高对党的看法和所抱的态度。为了証明他否定党能领导文艺的看法，他对党的历次指示、各种具体帮助 只字不提，而又不惜歪曲事实真相，进一步誣蔑市委对文艺的领导“不是放任自流，就是粗暴干涉”。尤其对所謂“粗暴干涉”深惡痛絕，言下之意是說：好像党不能过問，不能领导，否则就是粗暴干涉。这种否定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是和一些右派否定党对科学、教育……等的领导是共同語言嗎？張宇高为了証明党不能领导文艺，他一笔抹杀党领导文艺工作上的成績，他要別人光談缺点錯誤；有人对此提出意見，他就說是：“光談成績無益，会滿足現狀”，“是否要我感恩圖報，歌功頌德呢？是联欢会还是放、鳴的会？”这不是同那些一味給共产党臉上抹黑的人的共同語言嗎？張宇高还說：“三大主义中是以宗派主义为主”，又說：“解放几年来，我有一个感覺，什么事都要一个党员負

責。”而在他眼里，這些黨員根本就無法胜任工作，以致于他要“替這些黨員鳴不平，他們在工作上瞎火，不該他們負責，主要是安排不當。”這些話，从腔調到實質，不是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黨天下”、“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又是共同語言嗎？如果共產黨也接受這種“批評”的話，那就只有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什麼事兒都不要黨員負責，這就不是和右派分子楊玉清所主張的共產黨應“下轎”“下台”又是共同語言了嗎？總之一句話，“問題在那裡？”問題就在於黨的領導，要解決問題就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這到批評對了：張宇高確和自貢市委“沒有共同語言”，但豈只市委呢？和全國六億人民也沒有共同語言啊！至於這段報道中歪曲的事實，也有澄清的必要。“在自貢市有一些負責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和重要意義，以至文聯的性質任務理解得還不够清楚透徹”。事實恰巧相反，不懂的是張宇高，用他自己後來檢討的話來說：“那是自己公開說假話，歪曲事實真相”。報道中又說：“市里唯一的習作園地……‘釜溪’……‘恰巧’是刊登了上面所說的李加建談抒情詩的文章後停止出版的”。事實是這樣：“釜溪”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刊物，還有“文藝生活”副刊。事實是，“釜溪”並沒有停辦。如果一定說它是停止出版了，那麼，唯一的原因也只是紙張供應困難。這是在刊出李的文章之前一個多月已經提出的。當時的紙張供應困難，因而決定把文聯辦的不定期內部刊物“釜溪”與新自貢報“文藝生活”合辦。合辦的好處除節省紙以外，而且面更廣，更及時，字數也不少，還能減

少文联付印、發行等事务工作。这样对組織創作会有好处。可見“釜溪”沒有停办。这些都是和張宇高研究过的。并且贊成这一作法的。但他却出尔反尔。

誰主張这样办？

在“怎么办”一节中，提出的意見又如何呢？張宇高說：“首先必須打通地方領導的思想和群众怕挨整的想法”。后来他又在市委文艺座谈会上提的建議中說：希望市委把整風貫徹到基層，不然光搞上不搞下不解决問題”。这不是和章罗同盟散布的言論和王造时的主張异口同声嗎？另外，报道中說他还建議“要通过以往的事实教育群众明辨是非。”“把过去一些曾經在群众思想上造成混乱的問題，攤开来談。对的、錯的弄个清楚明白。”这不是又和陈仁炳抛出了“算旧賬”的王牌意思一样嗎？只不过張宇高說得更巧妙，更狡猾罢了。

根据上面所說的事实，足够說明这一报道全是对中共自貢市委的誣蔑和攻击，是对全国中小城市党组织进攻所燃起的一把罪惡之火！

自貢市文聯 何 青
(原載1957年7月22日文匯報)

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卑鄙目的 范琰公然捏造新聞

四川师范学院、医学院和
财经学院教工揭露大量事实

【本报成都14日專電】12日至14日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联合扩大座谈会和成都四川师范学院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分别揭发了范琰在四川的放火行为。

行不由徑 用心險惡 范琰窜改教授談話

民盟四川医学院支部主委黃克維副教務長揭发范琰就四川医学院为什么鳴放不起来的问题对他所进行的一次别有用心的訪問的經過。为保証教授們的作息時間，院里規定記者需要訪問教授时，必須先通过院党委宣傳部，以便安排時間。但范琰去訪問黃克維时，虽然院里一个干部告訴了范琰这项規定，但范琰不听，直接找到黃克維，一开始表示自己也是盟員，拉关系拉得格外亲热。接着鼓励和引誘黃克維大胆放出来，不要有所顧忌，談到四川医学院为什么鳴放不起来时，范琰尽量把它的原因引导到各项运动中党对知識分子的压力上去；黃克維認為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談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談話完畢后，范琰当即把記錄的談話內容念給黃克維听，并表示要根据这些內容写篇稿子，黃克維見他的記錄和自己的談話內容沒有出入，表

示同意發表，但黃克維要求范琰寫成文字后再經他本人看一遍。第二天范琰亲自把写好的稿子送来，黃克維一看內容变了，比原話有很大的夸张；特別把四川医学院鳴放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強調为党委在各項运动中对知識分子的压力太大。黃克維当即說明他的談話內容不是这个意見，要修改后才能發表；但范琰却說这篇稿子已經用電報發走了。意思是說既已發出就馬馬虎虎算了。黃克維堅決不同意，范琰当时就一变亲热的态度而显得很不耐煩。迫于無奈，范琰当面修改后，才恢复了黃克維原來的談話內容。但這篇修改后的稿子并没有登出来。黃克維說由此可見范琰來訪問我的用心是很險惡的。應該指出的是范琰并不是沒有听清楚我的談話，因为談話后，他念記錄时与原話并無出入。为什么写成稿子后就歪曲了我的原意，为什么不讓我看了才發走，可見范琰是企圖借我的口来点火的。修改后的稿子沒有用也可以說明文匯報的立場，因为不符合他們的放火要求了。

用酒肉籠絡右派分子 四出組織反党文章

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員會副主委楊新德指出，范琰曾以“月落烏啼霜滿天”為題写了一篇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鳴放的稿子，交給楊新德看时，楊新德当即指出用“月落烏啼霜滿天”来形容这两个学校的情况不好，簡直成了一片沒落景象。范琰当时很不高兴，还說这个提法是指破曉前的景象。最后才非常勉强的作了修改。楊新德說范琰还找成都工学院副教務長康振黃写了一篇文章，來答辯一間房兩本書的批評者附和費孝通的謬論。范琰还專門找了

成都一中不满意前党员校长的一位教师写了一篇诉苦文章；也找流沙河写过一篇对“草木篇”批评的反驳或类似翻案的文章。杨新德说，从范琰热衷于这些与党对立的文章上，可见他的用心何在。不少盟员还在会上揭露了范琰用酒肉拉拢民盟干部、联络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些事实。

同罗隆基一呼一应 范琰也为刘君惠“申冤”

四川师范学院全体教职员于12日至14日连日举行大会，澄清所谓“刘君惠问题”，并抗议文汇报记者范琰呼应右派分子罗隆基“为民申冤”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右派分子罗隆基曾来成都，四川师范学院教授刘君惠的材料，他特别感到兴趣，企图借此煽动知识分子中对党不满。文汇报记者范琰在5月6日于本报一版报道了“春寒未去，空气沉寂，成都教育界高牆仍在，许多教授守口如瓶，害怕挨整”的一条消息。是与罗隆基的所谓“为民申冤”相呼应的。报道中提到的四川师院某位教授过去曾向检查工作的上级同志反映领导缺点，学校叫他检查非组织观点，这就是所谓“刘君惠问题”。在这次连日举行的教职员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事实的真相才大白。四川师院在肃反运动中宣布了学习纪律，其中有一条是不能任意烧毁有关政治历史方面的材料和证件。但刘君惠不遵守纪律，将自己的政治历史材料撕碎投入阴沟内，被群众发觉，中文系肃反小组全体同志要他作了检查，这并非学校领导之迫。另一件事是今年春天教师有四次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刘君惠在学习中再三要求检查自己的

思想認識，这会上也有很多教師自動檢查了自己。此會是一般性的學習會，只有張澤厚（四川師院民盟主委現在是右派分子）却故意拍桌子大声訓斥劉君惠，而張澤厚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反而惡毒的借所謂“劉君惠問題”向黨進攻。

大会上还提到范琰报道的“獅子山头云霧重”为題的消息（刊登在5月19日一版），教師們認為是惡毒的誣蔑。四川師院党委、全院教職員工簽名表示对范琰的歪曲事實的报道提出抗議。

四川財經學院的教職員工对本报记者范琰有关报道也表示不滿。民盟四川省委和民盟成都市委的扩大大会上，揭露右派分子蔣文欽同本报记者范琰互相勾結，在各大專學校的放火行为，与会者全体盟員表示憤慨。

（原載1957年7月17日文匯報）

“教育部十分主觀”通訊歪曲事實 范琰危言聳聽惟恐天下不亂

6月1日文匯報第2版右下角刊載了一條以“城市放農忙假、教材由難到易、教育部十分主觀”為題的消息，我們對這條消息感到十分不滿意。

事情是這樣的。

五月底，文匯報西南辦事處記者范琰等二人來見我校校長，要她代約幾位教師談話，據稱是替教育部收集意